

FeO⁺(⁶Σ⁺) 催化 CO 还原 N₂O 的理论研究

王 瑶, 傅 钢, 陈浙宁, 万惠霖

(固体表面物理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, 厦门大学化学化工学院, 厦门 361005)

摘要 在 B3LYP/6-311 + G(2d)//B3LYP/6-31G(d) 计算水平下, 考察了 FeO⁺(⁶Σ⁺) 分子如何催化 CO 还原 N₂O 微观机理。计算结果表明, FeO⁺(⁶Σ⁺) 是一种有效的催化剂, 其可从 N₂O 中夺取一个 O 原子, 然后再传递给 CO, 完成整个氧转移过程。结果发现, 反应中可能生成各种过氧[Fe(O₂)⁺] 或双端氧(OFeO⁺) 物种, 其中前者比较稳定, 后者更活泼。

关键词 FeO⁺; 氧转移; N₂O 催化还原

中图分类号 O641

文献标识码 A

文章编号 0251-0790(2008)12-2365-06

N₂O(笑气)是工业上生产己二酸过程中的重要副产物。近年来, 研究者发现 N₂O 具有很强的温室效应, 其 GWP(Global Warming Potential) 指数为 CO₂ 的 296 倍, 且在大气中持留期[约(120 ± 30)年]是已知温室效应气体中最长的。另一方面, N₂O 在同温层中会发生光解离, 与激发态的氧原子反应生成 NO_x 物种, 而后者可以催化臭氧分解, 从而破坏臭氧层^[1]。因此, N₂O 的后处理日益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^[2,3]。研究结果表明^[4], CO 可作为 N₂O 降解的还原剂:



尽管 N₂O 在热力学上不稳定($\Delta H_f = 87.0 \text{ kJ/mol}$)^[5], 且与 CO 的反应为强放热过程($\Delta_r H^\circ = -364.8 \text{ kJ/mol}$)^[5], 但在没有催化剂的条件下, 二者之间的反应仍需克服较高的活化能垒(~188.3 kJ/mol)^[6], 因此只有在高温下(>1000 K)才能进行。Kappes 和 Staley^[7]的研究表明, 简单的金属阳离子 M⁺, 如 Fe⁺, 在气相中可催化上述反应。他们认为该反应可能通过一个两步的过程: 首先 M⁺ 可以夺取 N₂O 上的 O 生成 MO⁺, 后者将氧原子再传递给 CO, 完成整个催化循环, 见式(2)和(3):



他们的研究还指出, M⁺—O 的键能是催化氧转移过程的关键因素, Fe⁺之所以能有效催化该反应是由于 BE(Fe⁺—O) 处于 BE(NN—O) 和 BE(OC—O) 键能之间。近来, Bohme 等^[8]系统考察了一系列一价阳离子催化性能, 发现在 26 个落在热力学“窗口”的 M⁺ 中, 仅有 10 个在室温下具有较好的催化活性, 而对于其它离子, 式(2)和式(3)的反应速度均较慢。表明除了热力学上的考虑外, 还必须认识氧转移反应的动力学控制因素^[9,10]。很多研究还表明, 除了 M⁺/MO⁺ 氧化还原循环, MO⁺/MO₂⁺ 循环亦可在气相氧转移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^[7,8,11]。有趣的是, 离子交换的分子筛, 如 Fe-ZSM-5 也具有较好催化 N₂O 降解的活性^[12]。Bell 等^[13]采用 EXFAS 方法考察了 Fe-ZSM-5 中 Fe 的形态, 推断反应可能涉及 FeO⁺/FeO₂⁺ 氧化还原循环。根据文献^[14]报道, MO₂⁺ 的有三种可能的结构: (I) 超物种; (II) 过物种; (III) 双端物种。Schwarz 等^[15]的质谱研究表明, FeO₂⁺ 的构型可能对应于 II, 且其 CASSCF 计算也预测 II(⁶A₁) 比 III(⁶A₁) 稳定 133.9 kJ/mol, 而其更高级别的 CASPT2D 计算则发现后者在能量上反而比前者低 20.9 kJ/mol。Bell 等^[16~18]采用密度泛函方法研究了 Fe-ZSM-5 上 N₂O 活化以及 C—H 键羟基化机理, 但在不同文献中, 其结论也不尽相同。

收稿日期: 2008-05-26.

基金项目: 国家“九七三”计划(批准号: 2005CB221408)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(批准号: 20503022, 20433030) 和固体表面物理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开放课题资助。

联系人简介: 万惠霖, 男, 教授, 博士生导师, 中国科学院院士, 主要从事催化研究。Email: hlwan@xmu.edu.cn

本文将采用密度泛函方法(B3LYP)结合分子轨道理论,深入探讨双端氧 OFeO⁺ 和过氧 Fe(O₂)⁺ 物种的相对稳定性和以及它们在催化 CO 还原 N₂O 中的作用。

1 理论和计算方法

计算均采用了 B3LYP/6-311 + G(2d)//B3LYP/6-31G(d)^[19,20] 方法,即在 6-31G(d) 基组水平上,对所有反应物、产物、中间体和过渡态都进行了结构全优化,并在 B3LYP/6-311 + G(2d) 级别下对所有优化构型进行了单点能的计算。最终的能量中包含了 B3LYP/6-31G(d) 级别下的零点能校正(ZPE)。值得一提的是,在该级别下我们分别考察了目标反应的反应热($\Delta_r H$)、N₂O 的生成焓($\Delta_f H$)以及一些重要的键能,并与实验值相对照(表 1)。由表 1 可见,理论预测值和实验值均符合得很好,误差一般小于 4 kJ/mol。电荷分析采用 NBO 方法^[22]。所有的计算均采用 Gaussian 03 程序包^[23]完成。

Table 1 Theoretical and experimental date for test reactions

Reaction	$\Delta H/(\text{kJ} \cdot \text{mol}^{-1})$	
	Calcd.	Expt.
N ₂ O + CO → N ₂ + CO ₂	-362.8	-364.8 ^[5]
N ₂ + 1/2 O ₂ → N ₂ O	79.1	87.0 ^[5]
N ₂ + O(³ P) → N ₂ O	-171.5	-167.15 ± 0.08 ^[21]
CO + O(³ P) → CO ₂	-534.3	-532.62 ± 0.08 ^[21]
Fe ⁺ (⁶ D) + O(³ P) → FeO ⁺ (⁶ Σ^+)	-333.5	-334.7 ± 5.9 ^[14]
FeO ⁺ (⁶ Σ^+) + O(³ P) → FeO ₂ ⁺	-295.0 ^a , -202.1 ^b	< -297.1 ^[15]

a. Peroxo species: Fe(O₂)⁺(⁶A₁); b. dioxo species: OFeO⁺(⁶A₁).

2 结果与讨论

2.1 FeO⁺ 的结构和轨道分析

FeO⁺ 的电子结构已有较多的报道,无论是从头算^[24]还是实验^[25]均证实其基态为⁶ Σ^+ 。表 2 中列出了计算所得的不同自旋态下最稳定的 FeO⁺ 的总能量、几何构型及电子构型。

Table 2 Optimized geometries, total energies (corrected with ZPE), electronic configurations and NBO charges

State	$\Delta E/(\text{kJ} \cdot \text{mol}^{-1})$	Electronic configuration	$R_{\text{Fe}-\text{O}}/\text{nm}$	NBO	
				Q_{Fe}	Q_{O}
⁶ Σ^+	0.0	18 ² 2 π^2 3 σ^1	0.1606	1.542	-0.542
⁴ Φ	29.3	18 ³ 2 π^1 3 σ^1	0.1679	1.477	-0.477
² Δ	177.4	18 ³ 2 π^0 3 σ^2	0.1669	1.266	-0.266

对于气相的 FeO⁺,密度泛函的计算亦证实其基态为⁶ Σ^+ 。计算结果还显示,⁴ Φ 和² Δ 分别比基态(⁶ Σ^+)高出 29.3 和 177.4 kJ/mol。为了进一步理解 FeO⁺ 的成键特性,图 1 给出了 Fe⁺(⁶D) 和 O(³P) 的轨道组合。由图 1 可见,电子成对占据 FeO⁺ 的 1 σ , 2 σ 和两个 1 π 成键轨道,不同的电子态取决于剩余的 5 个电子在 1 δ 非键、2 π 反键和 3 σ 反键轨道上的填充情况。对于⁶ Σ^+ 态,5 个电子分占 5 个轨道,此时 Fe—O 的键级为 2.5。有趣的是,³ Σ_g^- 的 O—O 和⁶ Σ^+ 的 FeO⁺ 非常类似,都包含了两个相互垂直的两中心三电子的 π 键,且均对应于基态。虽然⁴ Φ 和² Δ 态 FeO⁺ 的表现键级为 3,但计算结果表明,其 Fe—O 键长比基态长~0.007 nm。NBO 分析表明,随着自旋态的降低,Fe 上所带的正电荷和氧上的负电荷均减少,说明在⁶ Σ^+ 的 FeO⁺ 中,Fe—O 之间的静电吸引作用较强,这也较好地解释了上述键长的变化。

2.2 Fe(O₂)⁺ 和 OFeO⁺ 的结构和轨道分析

在 B3LYP/6-311 + G(2d)//B3LYP/6-31G(d) 水平下,我们只找到了过氧 Fe(O₂)⁺ 和双端氧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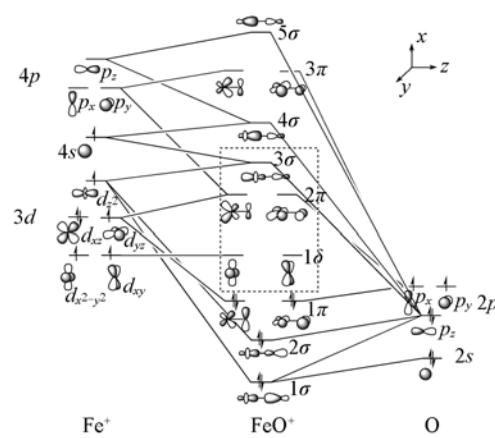


Fig. 1 Frontier molecular orbitals for linear FeO⁺

OFeO⁺物种的稳定结构, 未能优化到超氧化物种 Fe—O—O⁺。不同自旋态下能量最低的 FeO₂⁺的优化构型和电子性质列于表 3。

Table 3 Optimized geometries, total energies (corrected with ZPE), electronic configurations and NBO charges

Structure	State	$\Delta E/(kJ \cdot mol^{-1})$	Electronic configuration	R_{Fe-O}/nm	$\angle OFeO$	NBO	
						Q_{Fe}	Q_O
Fe(O ₂) ⁺	⁶ A ₁	0.0	$2b_1^1 4a_1^1 5a_1^1 2a_1^2 3b_1^2$	0.1884	42.00	1.555	-0.277
	⁴ A ₂	17.3	$4a_1^1 2b_1^1 3b_1^2$	0.1907	40.93	1.526	-0.263
	² B ₁	59.3	$2b_1^+$	0.1848	40.85	1.276	-0.138
OFeO ⁺	⁶ A ₁	93.3	$3b_1^2 4a_1^1 2b_1^1 5a_1^1 2a_1^2$	0.1627	90.67	1.588	-0.294
	⁴ B ₂	129.9	$2b_1^1 5a_1^1 2a_1^2$	0.1560	112.80	1.675	-0.337
	² B ₁	140.7	$2b_1^1$	0.1530	130.90	1.653	-0.327

由表 3 可见, 对于 Fe(O₂)⁺ 和 OFeO⁺, 其基态均为⁶A₁, 这与以前的文献报道相符。同时发现, 前者在能量上比后者稳定 93.3 kJ/mol, 这与 CASSCF 的结果^[15] (~ 134 kJ/mol) 定性一致。Schwarz 等^[15] 根据质谱实验估计了 Fe⁺—O₂ 分解的上限 (< 134 kJ/mol)。我们分别计算了⁶A₁ 的 Fe(O₂)⁺ 和 OFeO⁺ 分解为 Fe⁺(⁶D) 和 O₂(³ Σ_g^-) 的焓变, 其中前者为 123.0 kJ/mol, 而后者为 30.1 kJ/mol, 显然前者与实验值更为吻合。

图 2 给出了⁶A₁ 态 Fe(O₂)⁺ 和 OFeO⁺ 的未成对电子的占据情况以及它们之间的轨道关联。由图 2 可见, 对于 OFeO⁺, ⁶A₁ 上的 5 个单电子中有 4 个填充在以 Fe 上 3d 为主的反键轨道($4a_1$, $2b_1$, $5a_1$ 和 $2a_2$)上, 剩余的一个则占据对应于氧配体上的非键轨道($3b_2$), 故这时 Fe 的化合价并非表观上的 V 价, 而应为 IV 价, 可看作两个价键式的共振。对于低自旋的情况, 如⁴B₂ 和²B₁, 中心 Fe 上则确实有 3 个 d 电子, 这时 Fe 的化合价应为 V 价。从 Fe—O 的距离亦可看出, 高自旋的⁶A₁ 中 Fe—O 键长比⁴B₂ 和²B₁ 长(表 3), 说明前者 Fe—O 键介于单键和双键之间, 与上述轨道分析一致。而对于 Fe(O₂)⁺, 无论是高自旋⁶A₁ 还是低自旋⁴A₂ 和²B₁, Fe 的化合价均为Ⅲ价。由表 3 可见, 对于不同的自旋态, OFeO⁺ 均较 Fe(O₂)⁺ 不稳定, 这主要由于前者 Fe 中心处于较高的不稳定价态(IV 或 V), 而后者则对应于稳定的化合价(Ⅲ)。由图 2 可见, OFeO⁺(⁶A₁) 和 Fe(O₂)⁺(⁶A₁) 的单占据轨道可以一一对应进行关联, 这表明二者之间的相互转化是允许的。Schwarz 等^[15] 通过 CASPT2D 的计算发现, 前者只需克服 46.0 kJ/mol 的活化能即可转化为后者; 而 Bell 等^[18] 的 DFT 研究也表明, 在 ZSM-5 分子筛上, 双端氧物种转化为过氧物种的能量仅为 27.6 kJ/mol。我们的计算结果表明, 由 OFeO⁺(⁶A₁) 转化为 Fe(O₂)⁺(⁶A₁) 只需越过 39.7 kJ/mol 的能垒, 过渡态构型 $\angle OFeO = 64.2^\circ$, 介于 OFeO⁺(⁶A₁) 中的平衡键角 90.7° 和 Fe(O₂)⁺(⁶A₁) 的平衡键角 42.0° 之间。

2.3 Fe(O₂)⁺ 和 OFeO⁺ 在氧转移反应中的活性比较

由表 1 可见, FeO⁺/FeO₂⁺ 氧化还原循环事实上落在目标反应[式(1)]的热力学“窗口”内, 即 FeO⁺ 也是一种潜在的氧转移反应催化剂。考虑到 N₂O 和 CO₂ 是等电子体, 为了比较二者氧转移反应机理的异同, 将总的反应过程分为两个反应, 见式(4)和(5)[后者为反应(4)后续反应的逆过程]:



Scheme 2 Resonance structures of OFeO⁺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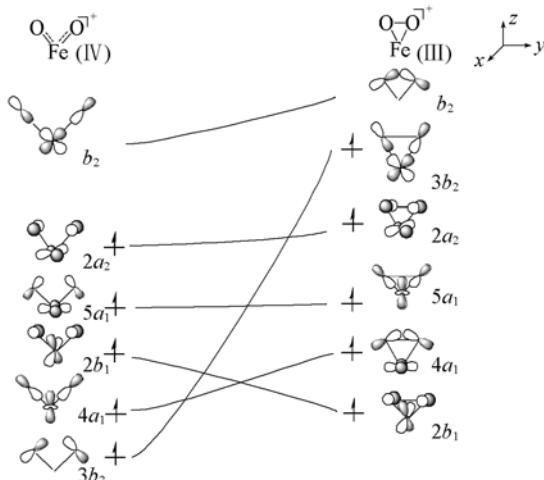


Fig. 2 Orbital correlation scheme between OFeO⁺ and Fe(O₂)⁺

下面从 FeO^+ 和 FeO_2^+ 的基态出发, 寻找 CO 还原 N_2O 的最佳反应路径.

N_2O 可以通过 O 端或 N 端靠近 FeO^+ , 分别生成稳定的 Im1 和 Im2(图 3), 结合焓分别为 -116.7 和 -136.8 kJ/mol. 后者之所以比前者更稳定可能是由于 N 端表观化合价为 -3 价, 与 Fe 中心之间具有更强的静电吸引作用.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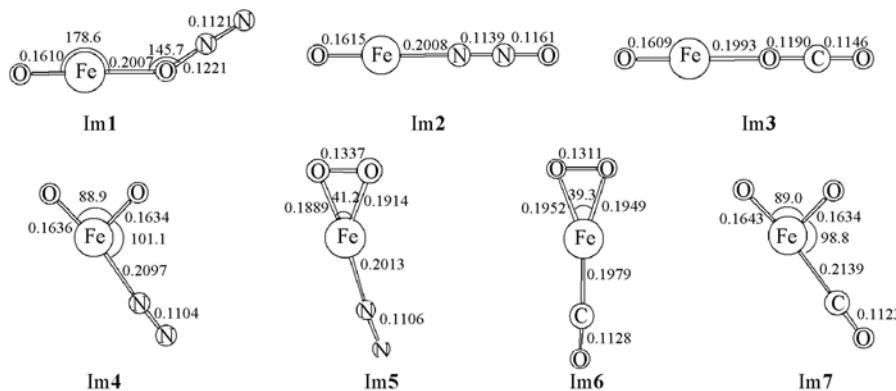


Fig. 3 B3LYP/6-31G(d) optimized intermediate structures in the $\text{N}_2\text{O} + \text{CO}$ reaction over $\text{FeO}^+ ({}^6\Sigma^+)$

Bond lengths in nm, bond angles in degree.

图 4 中给出了 N_2O 和 FeO^+ 之间氧转移反应可能的过渡态. 其中, 以 O 端作用的 N_2O 可通过 TS1 或 TS2 将 O 原子转移到 Fe 上并生成双端氧 OFeO^+ 物种, 或是通过 TS3 生成过氧 $\text{Fe}(\text{O}_2)^+$ 物种. 而以 N 端作用的 N_2O 只可能通过 TS4 生成过氧化物种. 可以发现, 从 N_2O 和 FeO^+ 基态出发, 生成端氧物种所需克服的表观能垒 (TS1 为 47.7 kJ/mol, TS2 为 63.2 kJ/mol) 比生成过氧 (TS3 为 226.4 kJ/mol, TS4 为 159.0 kJ/mol) 低得多. 从静电相互作用看, FeO^+ 上和 N_2O 上的 O 原子均带显著的负电荷, 在生成 O—O 键时, O···O 之间有较强的静电排斥作用, 造成 TS3 和 TS4 的能垒均较高; 而在形成端氧过程中, Fe···O 之间具有较强的静电吸引作用, 很大程度上稳定了 TS1 和 TS2 过渡态.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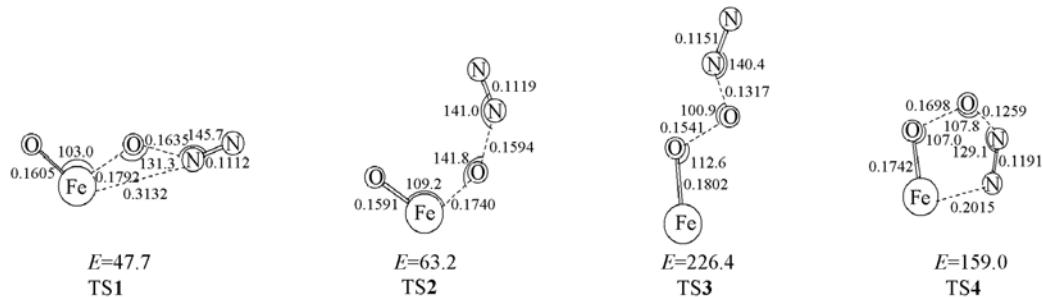


Fig. 4 B3LYP/6-31G(d) optimized transition state structures in the $\text{N}_2\text{O} + \text{FeO}^+$ reaction to

form OFeO^+ and $\text{Fe}(\text{O}_2)^+$

Bond lengths in nm, bond angles in degree. Barrier heights (E in kJ/mol) are with respect to the reactants in their ground states.

由图 4 可见, 在 TS1 ~ TS4 中 N_2O 的构型均由直线型变为弯曲型. NBO 分析也表明, 这时 N_2O 上带有显著的负电荷 (-1.49 ~ -1.89 a. u.), 表明 Fe 的 3d 轨道电子可以转移到 N_2O 反键轨道上, 同时削弱了 N—O 键, 这也与 Stirling 等^[26]关于 V 原子上 N_2O 的解离的分析一致. Toscano 等^[10]在相似的计算水平下研究了 $\text{Fe}^+({}^6D)$ 与 N_2O 的氧转移过程, 发现其在六重态势能面上的表观能垒为 22.2 kJ/mol, 比 FeO^+ 上最有利的路径(TS1)还低 25.5 kJ/mol. 这主要有两方面原因: 一方面, $\text{Fe}^+—\text{O}$ 的键能比 $\text{OFe}^+—\text{O}$ 大得多(333.5 vs. 202.1 kJ/mol), 表明前者反应在热力学上更为有利; 另一方面, Fe^+ 的表观化合价为 I 价, 而 FeO^+ 则为 III 价, 显然前者的 3d 电子更容易给出, 促进了 N—O 键的断裂. 可以预见, 通过调变配体 L→ FeO^+ 的电子给予能力, 有望提高(L) FeO^+ 催化剂对 N—O 键的断裂能力.

CO_2 也可以通过 O 端和 FeO^+ 结合(Im3, 见图 3), 其结合焓为 -115.0 kJ/mol, 与 N_2O 的 O 端吸附大致相当. 类似地, 通过优化得到了 CO_2 和 FeO^+ 之间反应的 5 个过渡态, 见图 5. 其中, TS5 和 TS6

对于生成 OFeO^+ 物种, 而 TS7 ~ TS9 则将导致 $\text{Fe}(\text{O}_2)^+$ 物种的生成。对比反应(5)和(4), 从表观活化能上看, CO_2 转移一个 O 原子到 FeO^+ 上比 N_2O 所需克服的能量要高得多。这主要是由于前者是一个强吸热的反应, 而后者则是放热反应。从过渡态的构型亦可看出, 前者(TS5 ~ TS9)的反应对应于更后的过渡态, 其 C…O 之间的距离为 0.1563 ~ 0.2015 nm; 而在后者(TS1 ~ TS4)中 N…O 之间的距离为 0.1259 ~ 0.1635 nm。由图 5 可见, CO_2 和 FeO^+ 作用生成端氧或过氧化物在动力学上是相互竞争的, 例如 TS7 甚至比 TS6 低 1.2 kJ/mol, 这也与 N_2O 和 FeO^+ 的反应明显不同。反应(4)和(5)的共性表现, N_2O 和 CO_2 与 FeO^+ 的氧转移过程中, 其最有利的过渡态在结构上非常相似(TS5 vs. TS1), 且均对应于 OFeO^+ 物种的生成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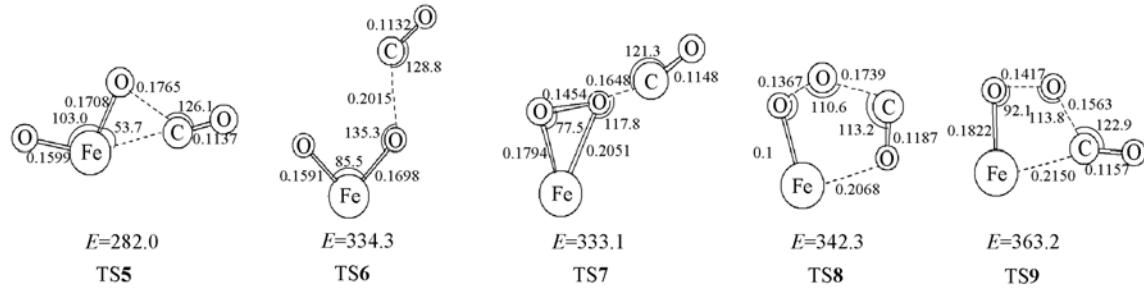


Fig. 5 B3LYP/6-31G(d) optimized transition state structures in the $\text{CO}_2 + \text{FeO}^+$ reaction to form OFeO^+ and $\text{Fe}(\text{O}_2)^+$

Bond lengths in nm, bond angles in degree. Barrier heights (E in kJ/mol) are with respect to the reactants in their ground states.

由此可见, OFeO^+ 物种是氧转移反应中重要的中间体; 但前面的计算指出 $\text{Fe}(\text{O}_2)^+$ 在热力学上比

Table 4 Relative energies and barrier heights for the transformation of dioxo to peroxy species with different L types

L type	$\Delta H_0 / (\text{kJ} \cdot \text{mol}^{-1})$		
	$\text{OFeO}^+ \cdot \text{L}$	$\text{Fe}(\text{O}_2)^+ \cdot \text{L}$	ts
—	0.0	-93.3	39.7
N_2	0.0	-100.1	33.7
CO	0.0	-99.6	34.8
OC	0.0	-97.1	33.5

OFeO^+ 稳定 93.3 kJ/mol, 表明 OFeO^+ 只是一种亚稳物种。为进一步认识二者在氧转移反应中的作用, 表 4 对比了一系列反应中可能涉及的 $\text{FeO}_2^+ \cdot \text{L}$ 的相对稳定性, 以及由双端氧物种转化为过氧化物的能垒。由表 4 可见, 当存在 L 配位时, 过氧化物种可以获得 4 ~ 7 kJ/mol 额外的稳定化能, 且由双端氧向过氧化物种转化的能垒也由 39.7 kJ/mol 降低到 ~34 kJ/mol。说明一旦反应中生成了双端氧物种,

很快就会转化为更稳定的过氧化物种。

根据上述分析, 可以绘制出 $\text{FeO}^+ ({}^6\Sigma^+)$ 催化 CO 还原 N_2O 最有利的反应途径, 见图 6。由图 6 可见, 对于式(4)的半反应, 其速控步骤是 TS2, 而对于式(5)的逆过程, 速控步骤为 TS5, 这两步均对应于端氧参与的氧转移过程。应该指出的是, 在反应过程中双端氧物种一旦生成, 很快就会转化为更稳定的过氧化物种, 而稳定的过氧化物种, 本身的活性却较低。因此, 如何稳定这种亚稳态的活性氧物种是设计高效氧转移催化剂的关键。

图 6 也给出了没有催化剂存在下的直接氧转移过程($\text{N}_2\text{O} + \text{CO} \rightarrow \text{N}_2 + \text{CO}_2$)的反应能垒。由此可见, FeO^+ 通过形成并稳定各种中间产物, 将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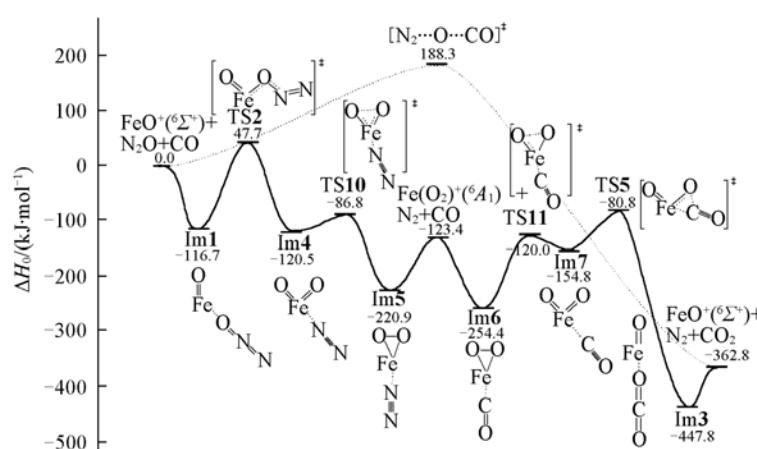


Fig. 6 Energy (kJ/mol) profile for the most feasible reaction pathway in the N_2O reduction by CO using $\text{FeO}^+ ({}^6\Sigma^+)$ as a catalyst
The dotted line represents the uncatalyzed direct O-transfer process.

应分步，并使绝大部分反应在人口能级之下进行。

参 考 文 献

- [1] Seinfeld J. H., Pandis S. N.. Atmospheric Chemistry and Physics: From Air Pollution to Climate Change [M], New York: Wiley-Interscience, 1997
- [2] LI Zhe(李哲), CHEN Bing(陈兵), HUANG Wei(黄伟), et al.. Chem. J. Chinese Universities(高等学校化学学报) [J], 2006, 27(10): 1907—1911
- [3] ZHANG Hao(张浩), SUN Yan-Bo(孙延波), LI Ze-Sheng(李泽生), et al.. Chem. J. Chinese Universities(高等学校化学学报) [J], 2007, 28(1): 132—135
- [4] Chang K. S., Lee H. J., Park Y. S., et al.. Appl. Cata. , A: Gen[J], 2006, 309: 129—138
- [5] Lide D. R.. Handbook of Chemistry and Physics, 82nd Ed. [M], Boca Raton: CRC Press, 2002
- [6] Starikovskii A. Y.. Chem. Phys. Reports. [J], 1994, 13: 151—190
- [7] Kappes M. M., Staley R. H.. J. Am. Chem. Soc. [J], 1981, 103: 1286—1287
- [8] Blagojevic V., Orlova G., Bohme D. K.. J. Am. Chem. Soc. [J], 2005, 127: 3545—3555
- [9] Rondinelli F., Russo N., Toscano M.. Inorg. Chem. [J], 2007, 46: 7489—7493
- [10] Chiodo S., Rondinelli F., Russo N., et al.. J. Chem. Theory Comput. [J], 2008, 4: 316—321
- [11] Sievers M. R., Armentrout P. B.. J. Phys. Chem. A[J], 1998, 102: 10754—10762
- [12] Kapteijn F., Rodriguez-Mirasol J., Moulijn J. A.. Appl. Catal. B: Environ. [J], 1996, 9: 25—64
- [13] Choi S. H., Wood B., Ryder J., et al.. J. Phys. Chem. B[J], 2003, 107: 11843—11851
- [14] Schröder D., Schwarz H., Shaik S.. Struct. Bond. [J], 2000, 97: 91—123
- [15] Schröder D., Fiedler A., Schwarz J.. Inorg. Chem. [J], 1994, 33: 5094—5100
- [16] Ryder J. A., Chakraborty A. K., Bell A. T.. J. Catal. [J], 2003, 220: 84—91
- [17] Liang W. Z., Bell A. T., Head-Gordon M.. J. Phys. Chem. B[J], 2004, 108: 4362—4368
- [18] Heyden A., Peters B., Bell A. T.. J. Phys. Chem. B[J], 2005, 109: 1857—1873
- [19] Becke A. D.. Phys. Rev. [J], 1988, A38: 3098—3100
- [20] Lee C., Yang W., Parr R. G.. Phys. Rev. [J], 1988, B37: 785—789
- [21] Bauernschmitt R., Ahlrichs R.. J. Chem. Phys. [J], 1996, 104: 9047—9052
- [22] Reed A. E., Weinhold F.. J. Chem. Phys. [J], 1983, 78: 4066—4073
- [23] Frisch M. J., Trucks G. W., Schlegel H. B., et al.. Gaussian 03, Revision D.01[CP], Pittsburgh PA: Gaussian Inc., 2004
- [24] Fiedler A., Hrušká J., Koch W.. Chem. Phys. Lett. [J], 1993, 211: 242—248
- [25] Husband J., Aguirre F., Ferguson P.. J. Chem. Phys. [J], 1999, 111: 1433—1437
- [26] Stirling A.. J. Phys. Chem. A[J], 1998, 102: 6565—6570

Theoretical Studies on the Reduction of N₂O by CO on FeO⁺(⁶Σ⁺)

WANG Yao, FU Gang, CHEN Ze-Ning, WAN Hui-Lin*

(State Key Laboratory of Physical Chemistry of Solid Surfaces, College for Chemistry and Chemical Engineering, Xiamen University, Xiamen 361005, China)

Abstract The reduction of N₂O by CO was investigated at the level of B3LYP/6-311 + G(2d)//B3LYP/6-31G(d), using FeO⁺ as a model catalyst. The calculation results show that FeO⁺ is an effective catalyst which can pick up the O atom from N₂O and then deliver it to CO to accomplish the overall O-transfer. Two species, Fe(O₂)⁺ and OFeO⁺, were located during the reactions. While Fe(O₂)⁺ is found to be more stable than OFeO⁺; the latter is shown to be more active than the former.

Keywords FeO⁺; O-transfer; Reduction of N₂O

(Ed: Y, I)